

惜  
抱  
軒  
文  
集

惜抱軒文集六

書

答翁學士書

鼐再拜謹上覃谿先生几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爲文之法蚤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爲若此鼐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鼐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脊以上直脊以下反勾磬折支左調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苟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

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

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鼂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鼂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鼂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鼂尙未知所適從也承先生吐曾臆相教而鼂深蓄所懷而不以陳是欺也竊所不敢故卒布其愚伏惟諒察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騃蹇不明於

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 上

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  
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  
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漸於已者志  
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  
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用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  
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鰕鉏遊言物  
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嚴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忝  
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  
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

天子啟秘書之館大臣稱其狎解文字而使舍吏  
事而供書局其爲帑也多矣不帑以疾歸又不以其遠  
而忌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帑抑又甚焉士苟獲  
是帑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猶將振足而起  
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  
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  
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  
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  
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  
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

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印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鐘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揀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

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希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願遭家不韋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

復曹雲路書

竊再拜雲路先生足下數十年來士不說學衣冠之徒誦習聖人之文辭衷乃泛然不求其義相聚集首帖耳



哆口傳沓迺逸迺諺聞耆耆長者考論經義欲掩耳而  
走者皆是也風俗日頽欣恥益非其所而放僻靡不爲  
使士服習於經師之說道古昔承家法以繫其心雖不  
能逮前古人才之美其必有以賢於今日之濫矣礪少  
時見鄉前輩儒生相見猶論學問遐習未嘗不勤非如  
今之相師爲媿也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與獨先  
生單心畢力於傳註辨究同異既老而不懈說之矻矻  
然雖未知於古學者何如其賢於今之士不亦遠乎邇  
居此一期矣嘗苦無可與語者聞先生之篤學著書苟  
非居處閒遠之故必將造而請觀焉先生乃辱寓書而

示以所爲說不棄愚陋而欲因之求益抑何任其畚且  
媿也詩曰心乎愛矣胡不謂矣辨固不能爲益於先生  
然而心之所蓄不敢不盡者愛敬先生謂不可類先生  
如今世俗倫也夫聖人之經如日月星之懸在人上苟  
有蔽焉則已苟無蔽而見而言之其當否必有以信於  
人見之者衆不可以私意徇也故竊以謂說經當一無  
所徇程朱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言之精且大而得聖人  
之意多也非吾徇之也若其言無失而不達古人之意  
者容有之矣朱子說元亨利貞舍孔子之說者欲以達  
文王之意而已苟欲達聖賢之意於後世雖或舍程朱

可也自漢以來爲經說者已多取視之不給於日苟非  
吾言足發經意前人所未明者不可輕書於紙而明以  
來說四書者乃猥爲科舉之學此不足爲書故竊自少  
不喜觀世俗講章且禁學徒取閱竊陋之也今先生之  
說固多善者然欲爲時文用之意存焉鼎輒以殊識所  
善者先生要自酌而去取之必言不苟出乃足爲書以  
視於後世竊又聞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出辭氣不能  
遠鄙則曾子戒之況於說聖經以教學者遺後世而難  
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於文乃書其師語以俚  
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

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尔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  
辭此何取哉願先生凡辭之近俗如語錄者盡易之使  
成文則善矣直諒多聞益友之道也雖不足爲多聞直  
諒雖不能逮而不敢不勉故盡言之如此雖自撰經義  
數十首中乃有希與先生意同者今併寄一冊希教其  
失賢從子謂杖履秋冬或來郡然則不盡之意可而陳  
茲略報鄙意承自稱謂過謙不敢當也雖再拜

復汪進士輝祖書

六月某日鼂頓首汪君足下鼂性魯知闇不識人情嚮  
背之變時務進退之宜與物乖忤坐守窮約獨仰慕古

人之誼而竊好其文辭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  
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  
君子之文也達其辭則道以明昧於文則志以晦辭之  
求此數十年矣瞻於目誦於口而書於手較其離合而  
量劑其輕重多寡朝爲而夕復捐嗜捨欲雖蒙流俗訕  
笑而不恥者以爲古人之志遠矣苟吾得之若坐階席  
而接其音貌安得不樂而願日與爲徒也足下去歸居  
千五百里非有相知之素投書致辭甚恭惓惓焉欲得  
其言以紀太夫人高節卓行足下何所聞而爲是哉海  
內文士爲達官貴人甚衆執筆爲太夫人紀述者亦甚

衆足下旣求得之今又以命僕將足下不遺一士而以  
鼎備其目乎抑遂以太夫人不朽之名冀之僕耶且古  
人之文今人讀之或不識以今人之道度古人古人文  
之傳特其垂耳然則雖有如古人之文其能不朽與不  
未可知也況鼎之不足比古人耶雖然推足下爲母氏  
之心姑爲文以備衆士之列者僕所不辭也足下書來  
久矣有犬馬之疾今始閒輒作記一首寄請觀之久未  
報惟諒宥不宣

復孔撝約論禘祭文

鼎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

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之氣  
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  
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  
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湮失之餘  
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  
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  
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  
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  
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

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  
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  
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  
混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  
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  
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  
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  
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  
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



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尙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礪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竝舉之矣而反漏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至禘而後止何謂泛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主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專爲祖設者也重

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  
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  
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  
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  
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  
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  
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  
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  
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  
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

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  
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啟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  
能易已然邕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  
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  
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  
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  
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  
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  
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  
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

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  
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  
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川禪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  
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  
期異於人以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攜約以爲然乎聚於  
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  
得是而後已雞頓首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  
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

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邇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邇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

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  
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  
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  
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  
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  
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  
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  
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細則品次  
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  
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

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  
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  
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  
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會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  
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已者之長而時濟之會公能避  
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  
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常布置取舍繁簡廉肉  
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  
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  
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抄本謹封還然

抄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  
之論辨又次之鼎亦竊識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  
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  
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  
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曠霧冬閒  
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皇  
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閒願猶恐  
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



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益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雖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尙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

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雖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

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  
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胷中似猶有漢學  
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  
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  
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  
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悞也  
望夏思之鼎於蓉菴先生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  
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兄固於鼎同一輩行而過於謙  
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  
希終宥之

復談孝廉書

某頓首星符先生足下前辱以平糴先生說秦三十六郡事與僕二郡說異示以相較甚喜比未及詳答今更考尋知少詹言亦未審也按秦始皇紀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在其二十六年迄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已爲三十九郡至秦亡時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子駿孟堅蓋已不能詳知姑舉其初曰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遂及漢興云云其說實有未備不可拘守也僕考秦楚閒郡名得四十餘漢地志郡國其有注云秦置者凡三十六少詹所

舉謂始皇所分三十六郡卽是也而桂林三郡在其中  
其外史記紀秦昭襄王置黔中郡矣陳涉世家云比至  
陳陳守令皆不在則知有陳郡矣丁疾等圍東海守慶  
于郟則知有東海郡矣項羽紀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故  
立爲殷王王河內蓋秦有河內郡也田安下濟北數城  
畱侯世家孺子見我濟北是濟北亦秦郡故曹參定濟  
北郡也至於鄆東陽膠東膠西博陽城陽衡山諸郡皆  
名見楚漢之交者此或秦置耶或楚漢置耶舉未可知  
將以推始皇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數惟南海桂林  
象郡必不當數之少詹誤耳其餘四十餘郡不能定其

決爲後置者何郡也裴駰所舉三十六郡與少詹互有短長僕作二郡沿革攷時始因六朝人說以鄆爲秦郡究之秦初郡必不可指數謂有鄆者未必非亦未必是也多聞闕疑庶得之耳尊著斗建考甚精當然猶覺文太繁減其大半乃善餘當相見論之不具

與許孝廉慶宗書

正月行過敝邑希得見溫然君子之容心竊異其非恆士矣車馬發後取所著世室攷讀之何其博洽辨達也三月聯來江寧攜入行笥重繹執卷敬歎累日士牽於俗學略能留意古箋註者了不易得況精思若此者乎

年二十許所進已踰世者宿進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絕  
出尙可量哉何時當復見當復更有示教者不至於審  
辨所說當不必學有精博踰足下或與足下比者乃可  
決之僕淺學蓋不任此僕猶識文句之末而已曾子問  
篇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足下欲伸已說以當七廟爲句  
此非愚見所安大抵古今之隔遠矣議禮者非特漢以  
後不可合雖周人之言亦或舛乎必欲衷於一是故難  
也又內載朱子說不應書名二者希要酌之原本附還  
于書前愛不具

前日承詢婦人無主之說當時略以臆對歸後復讀賜  
書檢尋傳記以攷其實蓋以士大夫禮言之非特婦人  
無主雖男子於廟固亦無主也以天子諸侯言之則自  
漢以後婦人於廟中有主而周以前則或有或無未敢  
決焉古人所重者尸祭其依神者尸爲要主非所必不  
可無也鄭康成注祭法謂士大夫之廟無主惟天子諸  
侯廟乃立主其說頗爲今學者所駭而攷之於古則實  
然孔子告曾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然則三廟二廟  
一廟者固可虛無主矣古聘禮賓介所居館皆士大天  
之廟也使有主之廟而使人居之將豫移主出乎抑聽



其人神之相瀆乎賓主皆何以安焉斯廟不設主之可  
徵者也惟左氏載孔鯉有取祫之事此特末世之僭耳  
非禮之正也以禮之正言之天子有日祭月祀諸侯亦  
月有告朔故設官以日嚴奉其主爲宜卿大夫之祭於  
時疏矣又位下不能專立官以日典守故廟中亦無常  
奉之主且古人依神所重亦不必以主也故男子婦人  
皆無主於廟士大夫禮也若天子諸侯廟中固必有主  
矣然主不書諡雖漢猶然婦人配祭不專立尸設同凡  
以依神則謂后夫人與君同一主亦無不可者至漢儀  
載天子主一尺二寸后主七寸在皇帝主右則婦人有

尸蓋廢於秦世秦戎俗也然則設尸非夷禮廢尸乃夷禮耳凡祀天神無尸而配者人鬼有尸淮南子言郊祭有尸可也然太公爲尸之說則不可信郊祀稷尸固宜以子孫爲之何爲以姜姓乎國語董伯爲尸晉之董姓出乎辛有之子意辛有乃夏子孫故董伯爲繇尸耶然而不可攷矣若夫感生之說則緯書之妄固不足述猶虎之尸亦說之者過耳於理不應有也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

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  
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  
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爲偶然也愚見如是  
惟希教之尙熱未敢走謁謹復

復休寧程南書

慮羲氏受河圖而畫八卦禹得洛書而陳九疇是其說  
本出劉歆世儒或疑歆言不足憑吾謂莊子有九洛之  
事其言出歆前矣歆說必有受求可非也宋儒所得河  
圖洛書傳自道家夫禮失求之野亦不得謂道家所傳  
必非古聖之遺故如歸熙甫輩肆訾宋儒之非者吾未

敢以爲然也然吾謂有聖人之智然後能見圖書而得卦疇之機苟非聖人而推測言之固未必當矣就邵朱之書而決其必合於古聖人歟否歟斯非聖人不能定矣非吾末學所敢論也且聖人之得於天者有道焉有機焉道則列聖同其傳機則聖各異其所取處義與禹所見者道也而所由悟者機也夫易者言道之書也而聖人作易詞取象則亦各因其時之機焉文王所由取周公或未及知周公所由取孔子或未及知解易而強言其象之所由皆不知道可明而機不可明之故朱子本義置象不言此朱子識之最卓非漢以來諸儒所可

及者然則邵朱所傳之圖書卽誠與虞羲禹所見者纖  
毫無失焉吾亦存之不言可也彼聖人與天契者有機  
焉作易以教天下之理天下所必當知也作易始發之  
機天下所不必知亦不可知也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  
知味吾尊奉朱子而不言圖書意蓋如此今足下所著  
易尤以言圖書爲事此僕平生所不能解者雖承下問  
而無以對焉

答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而  
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謫陋無以上益

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石豈不媿甚哉顧荷  
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詞寡夫內充而後發  
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  
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  
耀而不浮遂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  
地之所有也閎閎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  
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  
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  
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  
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

性理集卷之六  
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復秦小峴書

小峴先生觀察閣下聃慙愚無所識又以年老多疾遂至廢學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宜矣與閣下非有生平過從之舊遠承賜書殷勤垂問見推過甚慙然愧報固不敢議閣下之言爲無端又安敢以所相望之深謂必可以任也聃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

者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一塗之中岐分而爲衆家  
遂至於百十家同一家矣而人之才性偏勝所取之選  
域又有能有不能焉凡執其所能爲而毗其所不爲者  
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若如鼂之才雖一家之長  
猶未有足稱亦何以言其兼者天下之大要必有豪傑  
興焉盡收其美能祛末士一偏之蔽爲羣材大成之宗  
者鼂夙以是望世之君子今亦以是上陳之於閣下而  
已往時江西一門徒取鼂文刻板鼂意乃不欲其傳播  
屬勿更印故今絕無此本子惟四書義乃鼂自鐫其板  
在此今輒以兩部奉寄經義實古人之一體刻震川集



者元應載其經義彼既錄其壽序矣經義之體不尊於壽序乎胡雒君在會稽當佳孝廉之舉不得亦不足恨耳此閒常與鄒先生相見因以略知近社相望殊切企慕略報不宜

復東浦方伯書

四月二十三日姚鼐頓首奉書東浦先生閣下得前月二十七日賜書伏悉近社慶慰慶慰所諭論文之旨反覆數百言詞氣雄連而又深盡文章之奧秘雖於鼐有見許太過之謬而於立論鑒古之精兩不相妨也世之爲學者多矣其所得高出千萬人之上者亦有之矣若

先生之識不與今之出千萬人之上者竝而當於千百  
年中數古人期也雖以生平用心所隱冀相知於不可  
知之異世者而竟得於同時乎以四海之廣惛然相望  
於曠邈沈寥之中有不使更感歎而增歆者乎先生文  
亦自非今世所有特爲之不多耳然亦何必以多貴乎  
韓理堂魯絜非文略如來諭絜非後日之文乃更不逮  
舊刻之文昌黎云無慕於速成無誘於勢利凡爲文始  
善而終衰者大率病此耳可太息也陳石士前月末自  
此往蘇州云將謁閣下必已過其人可謂有志意矣其  
必成與否尙未敢決知耳示詩三十餘大抵蒼勁入古

已併入大集內矣。鄴詩集近亦刻成。謹以一部呈教。此  
閒可與言者。僅毛侯園一人。其言詩文貴當者。立碎果  
爲名論。先生所作時有此境。而尙不能盡然。況如鄴耶。  
賤狀略如曩昔。率復併候。不具。

惜抱軒文集七

贈序

送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序

陝甘古雍州於九州最大其西北兩邊緣河隴之外地  
比接乎戎夷今 皇帝卽位方內艾寧乃以師定準  
噶爾禽大小和卓木取烏什中國師行之道芻餉之運  
前後數年皆出於陝甘 上軫念陝甘之民爲數免其  
供賦焉大功旣成闢地廓遠駐師以爲守屯田以爲食  
有不足用轉移以資給是以陝甘設新疆經費之局夫  
吏臨所治安氓俗頒政教而已而陝甘之吏疇盡顧及

萬里之外然則 國家選人西北較重三方亦其宜也  
三十二年冬 命右庶子畢公爲鞏秦階道公材高而  
容衆資厚而善文庶子之職自明以爲相階今一  
爲外吏士大夫不以爲憾而以爲慶知西北重地而  
上嚮賴公之意甚殷故也隴洮南轉包氏故尸帶挾羌  
渾種性雜殊夫兼植異類而內民不改樂業者所以稱  
上仁安疆場也公其建德於茲而後入爲輔相天下乃  
謂 上之進公非不試而用者已

送龔友南歸序

龔君劔戍居江南之宜興有園田在焉其來京師每爲

余道宜興山水之勝而自言其樂思於此也余曰昔者孔子取狂狷之士狂狷者慕古之人而不同乎流俗故鄉原絕而餓之今子材甚美志甚高論甚峻近乎狂狷而將蒙譏者也京師中豈宜是哉其思自放於山水固宜也今年冬十月龔君一日過別余曰吾將隨吾父歸陽羨之居逾年將復見子於此夫以龔君之逸才曠志將處迹乎山谷之間歌詠乎風雲狎友乎魚鳥余與龔君相別之日則長矣而龔君顧樂之若猶將復來此也則余與龔君相別之日短矣而竊恐君之不欲雖然如君年富而質美進修而日強且志日慕乎道德之盛夫

道德之盛者不傲世而立名不離物而矜己謙而光偕  
乎俗而不流如是者夫焉所處而不宐君其一旦自江  
南而返乎京師使君之學進乎古人而德足信乎天下  
復與余歡然相聚於此然則君今者適乎江南山水之  
樂其樂猶淺也龔君之行其友皆作歌詩以送之余更  
欲其更進於道也而別爲之序

贈孔攜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  
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  
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

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閒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搆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搆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



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  
所以待己者不同攜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  
志漸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  
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憂之深也  
余誠無狀然憂攜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  
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  
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  
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千青雲依於危磻岸崩根拔而絕  
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憂敬孔氏而加以攜約之賢未  
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攜約以親

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辟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頽壞迄亾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

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剛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闢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伎之獵

而去其根細之莧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間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世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晢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

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  
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  
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門十  
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  
濱田閒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  
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  
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  
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  
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還而獨進其進罪也  
羣所進而獨還其還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

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決摘發露至盡人匿其  
情久矣而或宣之宐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以名稱邪  
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  
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  
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  
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  
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  
免世網羅繪繳之患也已

贈陳伯思序

周衰而莊周列禦寇之言興蓋古帝王之時民皆有淳

德聖人謂無以持之也道以仁義養以禮樂文章使民  
始於忠信而成於禮若周禦寇所云大人至德者聖人  
乃以爲教之質也去古旣遠功利狙詐益用二子始欲  
一返乎質使人各全其真其言雖不中揅世之心可謂  
切矣自周及魏晉世崇尚放達如莊列之旨其時名士  
外富貴淡泊自守者無幾而矜言高致者皆然放達之  
中又有真偽焉蓋人心之變甚矣昌平陳君伯思其行  
不羈絕去矯飾遠榮利安貧素有君子之介余謂如古  
真德而可進乎聖人之教者伯思也國家設百官以治  
庶事伯思處曹司溫溫無所辦不爲能吏嗟乎使今之

在官者皆伯思若也則治亦大矣伯思友余時年二十  
許今又二十餘年德與年日新者余所望於伯思也以  
魏晉之賢自處而安乎故者陋也久與遊將別思有以  
慰且勉之者余之衷也故述是說進焉



潛抱軒文集八

壽序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蘇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

盛清治邁逾前

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蘇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僞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

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  
其後嘗爲鄉人道焉繇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  
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  
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  
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  
貴然先生竊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振起世  
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  
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己繇之幼也嘗侍  
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  
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

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  
樅楊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  
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雖適在揚州思  
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書制軍六十壽序

大司馬制府書公紱庭先生自其先相國藩屏江南之  
時從於官署趨庭之暇以偉材明識佐成善治而因習  
知江南之民俗其後以忠孝入侍禁垣以勳績外著  
徽塞而天子知其才德之閎尤熟於江南之治命  
撫安徽擢督三省皆嗣相國之故迹公整身秉義以率

列城之吏殫心悉謀以圖數千里之政法令不苟而治  
績日茂爲時益久民心益仰戴親樂之至於今歲公俯  
臨江南者十年而維秋八月降崧之壽亦六十矣昔周  
公召公分主東西陝始自文王之時及於成王則君陳  
繼周公爲尹而召公受任逮於康王年幾百歲周召之  
治皆前後數十年此周治所以盛也今 聖人臨馭宇  
內備文武成康創守之道亦且兼有其前後累洽之年  
矣而督治三江者自中原而包有吳越猶周召分陝之  
職公實以父子相繼居之譬若周公君陳焉至其莊敬  
日強任劇煩而不倦精神方富耆艾壽考必且同於召

公然則以一人之身將兼有周召之美若是者豈獨公  
一身之庶嘉哉夫亦我國家之盛事也然公持清介  
之節葆儉素之風設弧之辰方親詣河淮以防秋水之  
至誠屬吏無敢爲慶祝之禮至於閭巷之間歎美者盈  
途頌禱者在室而固不敢以陳於左右也邇聞之豳風  
古豳民頌其國侯有躋公堂稱兕觥而祝無疆之壽者  
今公世治江南固猶古諸侯之嗣職而凡厥吏民各懷  
躋堂稱觥之思久矣特公謙懷儉德不使其下得爲耳  
然其意不可不著也邇江南庶民之一實與億兆同心  
又欲附古詩人之意謹述而爲之序云

陳約堂六十壽序

始者予在京師獲知於新城陳觀察伯常得聞其考凝齋先生之賢其後遂拜凝齋先生於南昌粹乎君子德人之容也後予再入京師乃遇約堂先生爲觀察之弟仕於兵部望其狀知其爲人足嗣父兄矣而顧不常見其後十餘年聃歸江南新城魯君絜非示予所爲文中記約堂在鄉里爲義田義倉恤民之事十餘端而志若未足其仁心如此時約堂已來爲守太平問諸太平之人曰太守之撫吾民如其邦族焉後又數年予來江寧遇約堂於江寧旣而約堂命其少子用光碩士來從予

學爲古文碩士年少才駿而志遠固世之異士也其時  
約堂長子以爲四庫書勞賜舉人當補京職而觀察之  
孫旣成進士入詞館矣甚矣陳氏之多才也蓋天固相  
其家而興之而亦其累世仁德篤行之蓄有以致之矣  
詩有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  
貽德於後美矣而身以黃耇得躬見之則尤人之所樂  
得如詩之頌君子抑何盡乎人情也今陳氏世德相承  
固古所謂樂只君子者矣維諸少年之興凝齋先生與  
觀察不逮見而約堂於政成名立之時日見其子孫繼  
登之美由是日引而未艾是古之善頌而不可必得者

而約堂獨得之也可不謂盛乎歲之正月爲約堂六十壽辰碩士求余言持歸爲親壽余以世俗之爲壽者必曰神仙昔凝齋先生嘗爲仙說斥其陋矣不足爲約堂道俾碩士誦詩以侑觴焉其可也

陳東浦方伯七十壽序

昔昌黎韓文公之論爲詩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故世謂唐詩人罕達獨高常侍稱爲作詩之顯者而已其後歐陽永叔因亦有窮而後工之說世多述焉或以爲是不必然夫詩之源必遡於風雅方周盛時詩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豈愁苦而窮者哉第嘗思之當



文武成康爲治周召之倫陳述祖宗援引興亡以爲教  
諫憂危恐懼之意常多逮宣王中興尹吉甫之徒於君  
友閒謏兼規勉是雖處極治之時其詞固不得第謂爲  
歡愉矣若夫爲歡愉之詞魚麗蓼蕭菁莪魚藻之篇寥  
寥數言不足以發爲詩之極致然則詩人誠不必盡窺  
而歡愉之詞不如愁苦其說上推之六經卒無以易也  
潯陽陳東浦先生少爲詩人實配盛唐之雄傑秉節方  
而則嗣周室之句宣固兼孔門之政事文學而爲詩人  
之達者也今秋七月先生七十初度吏民蒙德者無不  
爲先生慶而先生方勤思 國事愍念民瘼未嘗少自

暇逸歡愉之說靡得進焉雖謂此先生德業之所以隆  
亦先生詩所以美也是以援韓公之論証之周召吉甫  
以請於先生蓋衛武公年八九十而爲抑戒而召公矢  
音卷阿年逾百歲爲古詩人之壽而道光於天下後世  
此雖所以祝於先生者若夫白樂天陸務觀之倫雖亦  
詩人之多壽而不足爲先生道矣

家鐵松中丞七十壽序

維歲乙卯春二月吾兄鐵松先生由廣西巡撫移臨雲  
南於故事當覲於 朝會黔中有疆場事吾兄當助籌  
糧運以應軍興將待胥靖而後請覲焉是夏六月先生

七十初度以 國事方殷幕府之前命無得以祝壽言者而吾嫂方夫人及其子伍祺方畱任家事於里方夫人慈和惠愛幼先生一歲來年五月亦七十矣伍祺將進觴於室且以寄祝於先生而俾錦爲之辭錦聞之詩曰汎汎楊舟紉纒維之此言諸侯佐天子任民事如將舟者必有維楫之勞也旣而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旣勤勞之後則道洽治成優遊無事以造於天子之朝也吾兄早居繁劇屢任封疆宣力奏績感激知遇今以七十之年精力方剛許 國之情彌厲忘家之節愈堅非所謂紉纒維之者乎所治事寧將趨 闕下優游是

戾旋當其會矣而吾兄不敢亟言優游唯盡力於勤勞  
則誠忠孝之志也仰維 聖人臨馭重熙而久治海內  
鼓舞於 萬壽無疆之樂而大臣蒙錫福而佐嘉謨者  
又皆考造之人雍容化日盛世之福也吾家積德累數  
世二三百年突而舉族壽登耄耋者極少吾兄少居貧  
以孝名天下備經勤苦矣乃老而康艾登焉且其始仕  
河隴之間分符江漢之域觀察閩海提刑南越所處每  
在邊徼遭值事勢盤錯或爲常情所難居而肩任不疑  
屢禽大憝惠布遠黎今又居昆明西南數千里建旄秉  
鉞爲 國家安奠中外愈任其勞福祿愈遠此殆天所

篤祐以助承 景運之隆者夫豈偶然哉然則上引天  
下之閤休下成吾一家之私美吾兄雖不欲言慶家之  
人能無慶乎若夫蓼蕭有黃耇之褒桑扈有受祐之命  
度吾兄入述所職承被 龍光將亦上近於古義矣而  
其禮瞻於 禁陛固當紀在史官今方與吾嫂稱觴於  
里巷道款於平生所謂家人之詞有未敢抗比詩人之  
頌者云

彙香七叔父八十壽序

吾族居桐城四百年累世仰承 先祖之盛德率獲爲  
善之報登仕籍致名稱者亦多矣而惟耆壽最爲難至

蓋有年屆七十已爲貴矣若夫數百年中數千人其至八十者三四人而已今歲乙卯吾族在城居而度七十已有五人而秋八月九月吾叔彙香先生暨叔母趙孺人竝壽八十然則今茲最爲吾族之盛而吾叔又當今盛美之尤也吾叔承家世忠厚之訓行固可稱而族人所尤推者與叔母趙孺人事叔祖祥符府君盡孝愛之道故宜其福之優而亦天之相之也今歲吾族壽七十者莫貴於鐵松中丞矣然中丞方遠撫西南萬里之邊勤勞公事不敢暇逸豈如吾叔使長子貫一弟作令近省祿足以供甘毳而依平弟宦歸之後侍養里中懷源

石南兩弟又方以才進於時諸孫竝奮誦讀足娛老人之志下有曾孫上偕琴瑟以大耄之年於里中時會親族康強娛樂不知世有餓陷之事以此言之所得福且鐵松中丞所不逮也而況於餘人乎貫一弟作令有聲時方倚用而吾叔亦惟勉以在公以盡養志之理雖不獲常在側而與稱觴階下無異也族之人於吾叔初度咸合慶於庭鼎故爲之詞旣以增吾叔叔母之歡又以達貫一兄弟之志云

鄭太孺人六十壽序

儒者或言文章吟詠非女子所宜余以爲不然使其言

不當於義不明於理苟爲眩曜廷欺雖男子爲之可乎  
不可也明於理當於義矣不能以辭文之一人之善也  
能以辭文之天下之善也言而爲天下善於男子宜也  
於女子亦宜也太姒之所志莊姜之所傷共姜之所自  
誓許穆夫人之所閔衛女宋襄公母之所思於父母於  
兄弟於子采於風詩見錄於孔氏儒者莫敢議獨後世  
有爲之者則曰不宜豈理也哉侯官林君母氏鄭太孺  
人少善文辭歸於林君尊甫林君尊甫以進士知山陰  
縣罷官旋沒廉吏家無儲贍太孺人年三十餘上事姑  
下撫兩幼子辛苦勞瘁以其學教二子同一年得鄉薦



季者成進士爲編修余每與兩林君言論非世俗淺學也而皆出於母氏今詣余謂太孺人是冬壽六十乞一言以歸爲獻余謂太孺人之行孔氏所褒而其文儒者所當采以附古錄詩之旨者也林君歸以是說進諸母氏之前太孺人其益可以自信矣

旌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見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瑱瑱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

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值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彤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婿也然余以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耶余三從伯父爲嘉湖道布政副使實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希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

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  
閭焉吾嘗閱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  
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撻吾姊雖不若  
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  
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  
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簞篲者已  
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  
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邕然門  
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  
十月上浣實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

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惟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棄  
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罹  
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榮吾姊哉又使幼  
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孫母張宜人八十壽序

孫君石似之母張宜人節孝著聞於鄉鄰慈惠洽溥於  
族戚上則朝廷旌異其門閭下則士大夫敬禮而樂  
頌其美子孫才偶冠蓋滋興歲春正月閏壽八十設悅  
之辰親交咸詣舉觴爲慶而俾某首爲之辭某讓不獲  
乃進曰夫前哲往行之美而後進不獲見者多矣天旣

俾其人爲賢必又與以耆考之壽然後後之人得承事  
聞見其嘉言懿行而做法之其能及是者豈非垂乎某  
之生晚於鄉前輩之賢多未奉杖屨嘗侍宐人之父張  
少司空時公年八十餘矣竊自以爲垂而今又見宐人  
之八十宐人雖女子而有父風其在孫氏承其舅東昌  
太守清吏之後尺寸銖累必由於儉樸而所以助鄰里  
宗族者罄竭與之未嘗吝也治身恭肅作配刺史公刺  
史公早世獨撫三子教之成立節義凜然老而修行不  
衰後進士女靡不見之有所矜式如宐人之壽豈獨孫  
氏之福夫寧非吾鄉之美也歟往者諸城劉文正公嘗

問某子同鄉張少司空子以爲何如人也某謹對公孝友篤敬人也文正曰公非第此而已其立朝有丰裁能斷大事吾希見其比者會他客至某不及請問其評嘗以爲恨夫少司空男子行著於外人尙有不及盡知者況懿美之蘊於閨闔者乎竄人之德雖著然或尙有餘美雖鄉人不及知而獨以貽慶於其子孫者然則吾言第盡於此若其所以爲孫氏慶者蓋自是不可窮也

伍母陳孺人六十壽序

自余來江寧伍生光瑜從余遊四年矣時爲余述其母氏之賢曰昔光瑜先考爲人慈仁樂善而艱於子適母

楊孺人賢明而好義急緩帶之恩乃得生母陳孺人來  
歸生子瑛及光瑜光瑜甫生而孤是時舉家所以爲生  
計者皆托於人手主人驟喪或乃乘勢危而欲攘之兩  
孺人處悲哀之中內撫幼弱外禦強侮備嘗困難而後  
得保其家二子旣長雖慈愛之甚而教督必嚴以至於  
有孫也則撫之亦如是於是耆數十年而楊孺人棄世  
陳孺人之事女君也常嚴未嘗一日懈於禮侍其疾也  
未嘗須臾離於側及其亾也悲哀至久而不能自勝其  
持家教子婦及施德親族也一皆率循楊孺人之舊法  
而不敢怠當先君始沒楊孺人年三十餘陳孺人二十

餘國家之制三十歲以下守節者得旌典逾三十則否光瑜將爲母請旌孺人聞之悽然曰吾與楊孺人共守數十年目見女君之懃苦立義至矣今者使國恩獨加於吾而楊孺人不與則吾不忍也必不可光瑜又請曰甲寅之歲春正月五日實吾母陳孺人六十初度光瑜旣不敢違母命而請旌於朝願先生賜之言以光於室余聞而歎曰兩孺人者之秉義則皆美矣而陳孺人讓善之意何其厚也易曰謙尊而光今世相矜以名雖閭門之內亦務爲夸飾而寡情實如陳孺人之辭名不欲居者何可及哉雖然守謙者孺人之志也而奉



國制以揚幽潛者有司之責也孺人自盡其情而有司自行其典夫亦竝行不悖可矣孺人豈必終拒之哉若夫詩之言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有士行也孺人之用心如此可不謂有士行乎況其子孫從爲士者乎然則將必有承其德而興者可以爲伍氏慶矣

### 王禹卿七十壽序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今夫聞見精博至於鄭康成文章至於韓退之辭賦至於相如詩至於杜子美作書至於王逸少畫至於摩詰此古今所謂絕倫魁俊而後無復逮者矣假世有人焉兼是數者而盡

有之此數千年未嘗遇之事而號魁俊之尤者矣然而究其所事要舉謂之爲人而已以言爲己猶未也夫儒者所云爲己之道不待辨矣若夫佛氏之學誠與孔子異然而吾謂其超然獨覺於萬物之表豁然洞照於萬事之中要不失爲己之意此其所以足重而遠出乎俗學之上儒者以形骸之見拒之吾竊以謂不必而況身尙未免溺於爲人之中者乎丹徒王禹卿先生篤志學佛者也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元宰之嗣統二王此皆天下士所共推無異論者獨至其學佛

之精而人反不甚信僕以語人人曰諾而心笑者且有之今歲八月先生忽生背疽負痛欲死而晝夜危坐與人言說神明不變匝月而平復於是世始駭歎知先生之學真有能外形骸而一死生者平時不覺遇難而後見也又越月則爲先生七十壽辰夫先生苟無此七十之壽則其爲已之實不能大著於天下而天下反以其爲人寄迹之事稱之不亦失先生於交臂乎先生持佛戒桑弧之日不可以酒醴稱觴鼎獨爲斯言以壽伯以清茗使來壽於堂者同飲之將終醒而無醉云

### 吳伯知八十壽序

余往主江寧鍾山書院高淳吳君伯知使其次子維彥來江寧就余爲學自是余得備聞君之爲人溫良君子人也而未得相見獨維彥時往來於江寧如是者數年及余今年畏涉江濤辭去鍾山而居皖而維彥又適當補官於安徽亦來皖於是又相從幾一歲維彥與余之得屢聚豈非天乎維彥以歲十月爲君之八十壽辰告余將請歸爲父壽余又因詢知君之康強如少壯而渥丹而筋骨堅凝又有以異於常人也君性甚孝自其先人之亾葬於郭外每日晨起必先步詣墓下然後歸治家事今八十矣猶日往如其昔也君於鄉黨有急無不

應於高淳公事修學宮治道路拯災患恤孤寡無不盡其力鄉人皆戴而德之又恭敬謙遜未嘗少以言加人獨居必肅然聞雷霆必正衣竦立夫存心慈仁而持躬戒敬者壽之道也君之得壽於理固爲常然而以天下人子之心思之維彥與其兄維英弟維綱以逾壯之年而見其老親之壽健若此得不謂天之厚之乎余是以樂爲之辭使維彥以歸爲君獻若夫仁孝如君以其道教其子則維彥成慈祥之德異日必爲吾安徽良吏者吾又將因君之爲人決之而君且於子成政之日就養於官或與余相遇於此邦也則尤余之所深願也